

暮云春树

著
午夜猴子



NLIC2970861305

暮·云·春·树

著 午夜猴子



NLIC2970861305



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暮·云·春·树 / 段磊 著.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7-5322-8013-1

I. ①暮... II. ①段...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62496号

暮·云·春·树

编 著: 午夜猴子

装帧设计: 陈滢玛

出品人: 乐 坚

责任编辑: 施洁颖

后期排版: 宗 蕾

技术编辑: 任继君

出版发行: 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D座5楼)

邮 编: 200040

印 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32 787×1092

印 张: 7.25

印 数: 3300

版 次: 2012年1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年11月第一次

书 号: 978-7-5322-8013-1

定 价: 30.00元

序

走过浮云之下，穿过流水之间，感受树桠间流淌下来的阳光。坐在树下的年轻情侣，手牵着手，在树阴里散落着点点的甜蜜。孩子们举着风车穿梭在巷弄里，经过我的身边，无意间撞醒我的想象。那些思绪的碎片依附在墙脚被风吹起的蒲公英上，在湿地里，在田野里，晃过悠闲的牛群，绕过金花刺绣的指间。眼前是红唇娟秀，粗布青衫，耳际里烟波浩淼，渔舟唱晚。

在双廊海边的少女，随风起舞。灰蓝色的亚麻裙摆合着飞舞的长发在夕阳下勾勒出一幅灵动的剪影。转瞬间，繁星四起，天地交融，化作丽江古城的万家灯火。披星戴月的纳西姑娘，将一盏盏河灯放入河流。满载着祝福的暖黄色灯火，汇聚成一条金色蛟龙，划破墨蓝色的夜空，飞越玉龙雪山，变成火红的狼毒飘落在香格里拉草原。

诵经的喇嘛摆动手里的经轮，庄严的佛音绕梁而上，凝聚成洁白的祥云，倒映在碧塔海的水面。雄鹰来了，掠起一圈圈涟漪，带着吉祥翻过白马雪山，带着朝圣的人们向着卡瓦格博的方向前进。

听见了么？藏在布农铃里拉姆的歌声。看见了么？晚归的牧人正吹着动听的口弦。何必留恋身后的景色，藏在旅途故事中不经意的点滴，或是天边的那一朵暮云，或是眼前的一棵春树。

目录

007	蝴蝶双生
041	八段景
059	渔火
075	夜色苍茫如梦
081	春明和志娇
091	碧枝的猫
117	五音不全
125	格姆小情歌
141	恋人的秘密
145	大叔
161	爱神
177	爱情在后巷
183	摇滚进化论
201	在路上
207	羌姆
229	天之尽头, 神的前厅
232	结

翊 蝶 双 生

昨夜，我又梦到了春沐。

她赤脚站在海边，纯白的裙摆在风中拂动，仿佛一朵阳光下盛放的百合。

“春沐，春沐！”我大声喊她的名字。她只是静静地站在水中，脸上挂着浅浅的笑容。我努力去抓她的手，却在挣扎中醒来，眼前一片漆黑，只有透过窗棂洒进来的灰蓝色月光。

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五次了，之前我也曾有过梦到春沐的情形，但从没有这样频繁过。

去年夏天的晌午，我坐在酒吧正写着东西，忽然间注意到坐在街边弹奏吉他的春沐，便立刻被这个面容精致、神情自若，仿佛这熙熙攘攘的红尘俗世全然与她无关的女生吸引。我便忍不住走了过去。

“嘿，弹得真不错，我刚写了一首曲子，能帮我演绎一下吗？”说完我把刚刚写在纸上的曲谱



递给她。

春沐把纸接过去，看了看说：“没问题，不过这里有些吵，得换个地方才行。”

我跟着春沐来到新修缮的洗衣池边，春沐一边看谱，一边拨弄着琴弦。只一会儿，她就能流畅地把整首曲子演绎出来。

“很不错的曲子哦！这曲子的旋律，总让我脑海里浮现出蝴蝶在花丛中飞舞的情景。”春沐微微点头，露出赞许的表情。

“真是想不到，你居然能猜中我创作时心里浮现的画面。”我啧啧称叹，掩不住内心的激动。

都说知音难觅，我却如此幸运地遇到了。

我想起几米的绘本。

“你喜欢向右走么？”我忍不住问她。

“向右走？”她显然没听懂我的意思。

“我习惯向左走，可是之前从来都没有遇到过你。”



她看着我，会意地笑了起来，我也跟着笑。阳光透过树荫洒在我们的脸上，透过皮肤温暖到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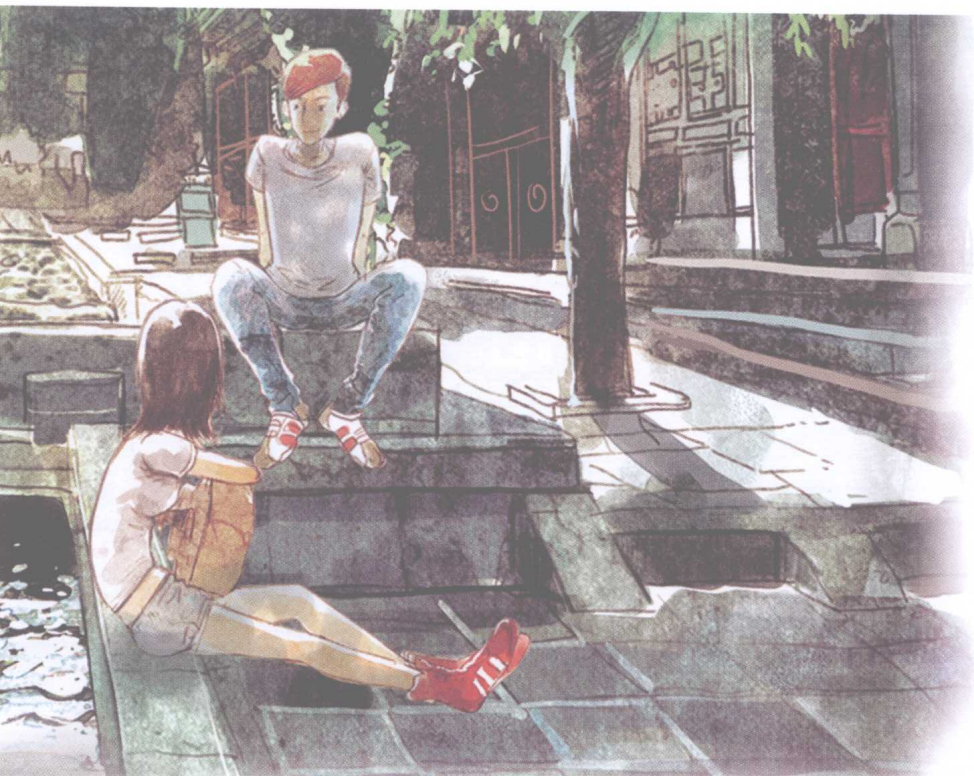
“我叫小鹏，我找到你了。”

“我叫春沐，欢迎回来。”

爱情已经悄然发芽，就在彼此的心里。

双廊，这个在洱海尽头的渔村没有古城的熙攘和繁华，简单而质朴，翠树白墙，渔歌唱晚。人们将大把的时间花费在聊天、下棋、唱歌这些悠闲的活动上面。整个村落都透着与世无争、怡然自得的气质。我和阿四合开的客栈就在渔村的尽头，临着洱海，一座典型的大理民居式的小院。院子里郁郁葱葱地种植着凤尾竹和其他一些草本植物。和我一起合伙的胖子阿四不是本地人，带着一口闽南味道的普通话，讲起话来语速缓慢，声调抑扬。

自从遇到了春沐，客栈就基本丢给了阿四打理。我和春沐腻在房间里创作音乐、一起到村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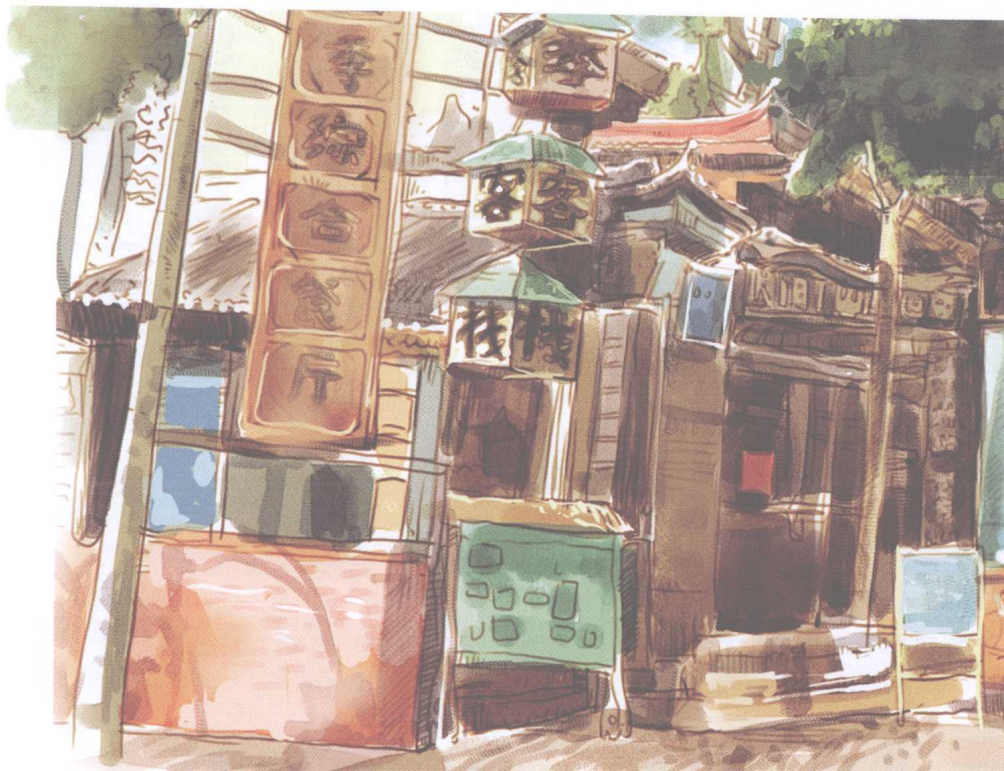
的小菜场买菜做饭、一起骑着自行车在黄昏的稻田边兜风。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一起，用阿四的话说，我和春沐是失散了几世的情侣，终于在这一世的轮回里撞了个正着。

在这些有关爱情的日子里，一切安好，淡淡的幸福充盈着每一天的时光。一切如此不真实，却又触手可及。

这样美好的时光一直延续到雨季刚开始的六月。春沐收到家里的来信，姥姥去世，她必须立刻启程回老家去。

送春沐去车站的早晨，天气骤变，云层像是打翻在宣纸上的墨迹，把整片天空晕染成了灰黑色，不一会便下起雨来。不晓得是不是这阴郁的天气影响了我的情绪，我们并肩缓缓地走在雨里，一直沉默不语。

“我不在的时候，要帮我照顾好小兰哦。”春沐打破僵局。小兰是春沐养的兰花，是她的至宝。她说她现在有三件宝贝：一是她在大理买的第一盆花小兰，二是父亲在她18岁高中毕业时送给她的吉他，三则是在这里遇到的我。





“嗯，知道。”我点头。

“要照顾好自己哦，我很快就会回来，最多一个星期。”

“嗯，好的。”

“有点精神好不好，又不是生离死别。”她说完，双手捧着 my 脸颊，像和面一样地揉着。

“呸呸，赶快吐掉，尽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我不迷信，但是春沐要走的这几天我的眼皮一直在跳。现在听她这么一说，我赶紧制止。

“好好好，我吐掉还不成么。”她低下头，嘴唇做出吐唾沫的样子。

车来了，我帮着春沐把行李搬上了车。

“答应我，等我回来！如果一年之后我没有回来，就把我忘掉。”上车的瞬间，春沐转过头对我说。

我点点头，她轻轻地吻我，转身上车。大巴缓缓开动，她从窗户里伸出头来，手在空中舞动。我站在原地，不知怎么地，心里有种莫名的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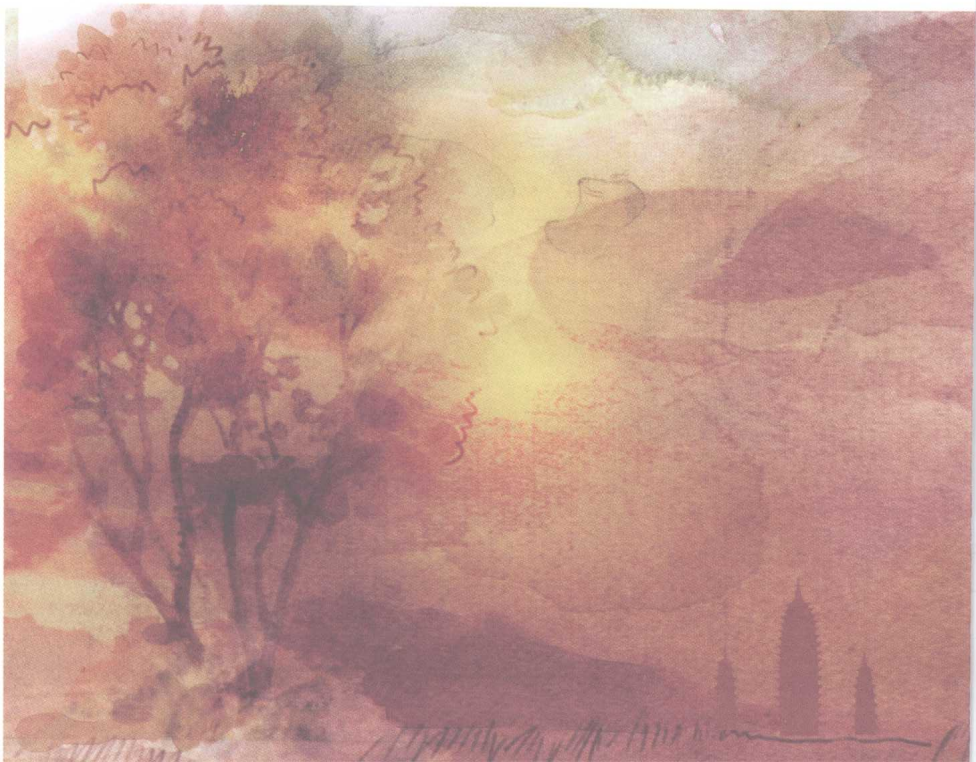
人的预感很玄妙，当我们预感好的时候，往往不准，但如果不好，却往往准确无误。就在当天，大丽路出了车祸，春沐乘的大巴车被一辆失控的货车撞下了稻田。

就好像鱼鹰划过水面一样，一年又要过去了。

雨季再次到来，没有边界的阴霾，让人分不清时日，整天保持着叫人厌恶的灰暗。雨点从瓦檐落下，砸在皮肤上，渗入血脉，冰冷入骨。

在经历了焦虑、彷徨、痛苦、无奈等等这些情绪之后，我渐渐平复下来。多少次我恍惚看到她从门外走进来，穿着那条她最喜爱的连衣裙，嘴角挂着浅浅的笑。走过去，门外只有死寂的洱海一直延续到远处，和灰色的天空连成一片。

我让阿四把春沐的房间空着保留下来，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闲暇的时候我会到春沐的屋子看书，顺便照顾那盆兰花，也会打扫房间整理春沐最喜欢的檀木衣柜。我总觉得春沐还会回来，阿四则认为我思念过度产生了幻觉，建议我去看心理医生。



这天清晨，我一如既往地早早起来。事实上，我早就不需要闹钟了。春沐去世以后，我便时常在夜里惊醒，已经养成每天清晨出门跑步的习惯。

下了楼，看到阿四在院子里做早操。

“又梦到春沐了吧？”他问。

“嗯，还是和从前一样喽。”我随口答道。

“现在有时间么？去接个客人吧！”阿四拍着我的肩膀说。

“好啊，我也好久没离开双廊出去活动下了。”

“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生，就在洱源渔村码头那边等着，你开车去吧。”

“好，我这就出发。”

雨已经停了，一轮满盈的彩虹穿过绵羊群般的云朵，在大丽路前方划出优雅的弧线。



按照阿四的描述，我很快在接近渔村码头的地方见到了客人。她站在路边，远远看去，清瘦的轮廓，在风中清扬的黑发，两条长腿包裹在细细的铅笔裤里。

我停下车，心里不由一惊。

“春沐？”我脱口而出。

她扒开被风吹得遮住面庞的长发，这是一张和春沐完全不同的脸：如同杏仁一般的大眼睛，小巧的鼻梁，厚厚的嘴唇，皮肤微黑，看起来二十出头的样子。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女生一脸茫然。

“不好意思，认错人了。”我赶紧致歉。

“没关系，你是？”她笑起来，露出两颗可爱的小虎牙。

